

观音与碧霞的身世传奇

□周郢



红门宫。 通讯员供图



俯瞰红门宫。 通讯员供图

在岱麓红门宫中，主殿元君殿，祀碧霞元君；跨道门楼式建阁，在之前曾供奉过观音大士。此前为何将元君与观音同庙供奉，此乃基于古代两神一体的民间信仰。

“岩比普陀栖大士，殿同南岳拱夫人”（明陶允宜《碧霞元君》，《岱史》卷十八《登览志》）。碧霞元君信仰盛行后，逐渐与佛教信俗相融合，在明代中叶开始出现了碧霞为观音化身说。在佛经中观音垂慈人间、护生送子，又分身百千万亿，以种种善巧方便示现。佛徒因而视元君为观音化身之一。

明万历杨时乔《泰山文碑刻》述此传说：“又云（碧霞）东岳金虹太乙定文所生，化身为观音，常在世。”万历平原知县高知俭《重修泰山圣母行宫记》云：“碧霞元君圣母现焉。圣母实非女相，为广度众生，故显巍巍母身，乃南海水月观音之一化象也！缘此众生烦恼，炽盛恣心，行恶自他，俱损正法，不可化导，深可悯愍，故应运降灵，乘时设教。”清人韩锡胙《碧霞元君庙碑》在考述元君身世时称：“近世佞佛者云，观世音千百亿化身，在南为海神天后，封碧霞元君；在北为泰山玉女，亦封碧霞元君，皆一人也。”

这一传说在当时广泛传播，甚至演义出观音岱顶变身说法情节。清初《南巡惠爱录》中云：“至山顶，即泰山主陈州娘娘——即碧霞元君宫殿，惟见殿

阁巍峨，金容灿烂，庄严净度，俨若灵山，即观音大士变身说法处也。”民间流行的宝卷文本，也充分吸纳了观音、元君身世传奇。明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刊印的《天仙圣母源流泰山宝卷》，讲述观音为解救众生之苦，而下凡投胎人间，卷中写道：“观音老母在南海叹世不尽，想我在家发下度世大愿，普救众生，心中自思，怕违本愿，脱化凡身。我见泰山生的巍峨秀气，无人在此修行，罢罢！我投凡壳，与后人做个修行样子。”于是降生为千花公主，前往泰山修行，最终成为“天仙圣母”。

这段故事还被高僧引为说法机锋，如清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所刻释德存辑《五峰禅师关东语录》卷四云：清初辽东名僧智纬尝曰：“人皆知妙高山碧霞元君是泰山圣母，享朝廷香火，与天地同终始，不知即是观音大士欲度脱世间簪珥辈，化现此天女身而为说法者。然则天地有终始，元君无终始可知矣。若必定认着此元君不是大士，则与善财童子往妙高山参德云比丘，四维寻觅七日不可得见者何异？……据山僧看来，东西两妙高山，一碧霞元君，一德云比丘，与观音大士同出而异名，实无彼此。”正是针对这一说法的引喻。

红门宫中神圣空间的设置，便是源于这段女神身世的传奇文本。

老聃新沐

□刘水 文/图



乡野美景。



秋日红叶。

孔子去拜见老子，碰上老子“新沐”。刚刚洗完澡的老子“方将被发而干，愁然似非人”。正等着把披散的头发晾干，像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。孔子“便而待之”，先躲在一边，等了一会才出来，对老子说：“我是眼花了，还是真实的，刚才先生看上去就像枯槁的树桩站在那里，真是遗世独立啊！”老子回答说：“吾游心于物之初。”我在太初鸿蒙之境遨游呢。

庄子学派喜欢拿孔子说事，《庄子·外篇·田子方》中的这段文字，因“细节的精确性妙至毫颠”（叔本华语），为一则“莫须有”的故事带来了强烈的真实体验。读者仿佛像孔子一样身临其境，看见“新沐”后的老子披散着头发“掘若槁木”的样子。我想起歌德的一段话：“一个鲜活的生命，那是多么奇妙和珍贵的东西！与其处境多么的契合和协

调，多么的真实，多么的有存在感！”这也是尼采借来赞颂叔本华的话。

叔本华说：“没有什么比阅读古老的经典作品更能使我们神清气爽的了。只要随便拿起任何一部这样的经典作品，哪怕读上半个小时，整个人马上就会感觉耳目一新，身心放松、舒畅，精神也得到了纯净、升华和加强。”但是同样是经典，你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与读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所带来的精神体验是不一样的。

读孔孟，你是“在人间”，你脚踏实地，在人群中间、在众目睽睽之下挤来挤去，你在意你的言谈举止，谨言慎行，一丝不苟。只是偶尔有一次，等到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”，你与“童子五六人，冠者六七人”的孔子师徒一起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才觉出身心放松舒畅来。

读老庄，你是“在天上”，你生出了翅膀，“弃隶者若弃泥塗”，就像舍弃尘土一样舍弃对得失祸福的顾虑，作“逍遥游”，“游心于物之初”“得至美而游乎至乐”，感觉犹如“畅饮了山涧岩泉”。

如此，读经典的时候，就是在“人间”与“天上”上下遨游，有的是一种“天人合一”的精神体验。

“游”是庄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。他的“游”是一种心无挂碍的自由境界。在《庄子·杂篇·外物》篇中，他解释说：“人而能游，且得不游乎？人而不能游，且得游乎？”人若能优游自乐，哪有得不到自得自适的呢？人如果不能优游自乐，哪能得到自得自适呢？“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，顺人而不失己。”庄子并不是一味地蹈虚凌空，无视现实，目中无人。他希望的是游于世间而不孤僻，顺从众人

而不失却自己的真性。

在“游”之上，他进而又提出了“天游”。“胸有重阁，心有天游。室无空虚，则妇姑勃谿；心无天游，则六凿相攘。”心胸豁达，心灵悠游于天。居室缺乏空间，婆媳相处也会多有齟齬；心灵不悠游于高天，则六孔也会相互扰攘。回到自然中，“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，亦神者不胜。”森林丘山之所以善于留住游人，也是因为人们置身其中心神舒畅。

对此，叔本华的表述则是：“一处美丽的风景可以帮我们过滤和纯净我们的思想，正如音乐——据亚里士多德所言——对我们的感情所发挥的作用一样。”又说：“面对大自然的美景，人的思考达到了最正确的程度。”

我们不能游心于“物之初”，但总可以游于“大林丘山”，畅饮山涧岩泉。

天下泰山

104

泰山晚报

◎责编贾凤城 美编郑唯唯 审读周光斌
©2024年10月31日 星期四